



在中国，春节大约是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了吧。农历新年，一年之岁首，民间又有新岁、岁旦、新禧、大年之称。明人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，“腊月，诸物昂贵，盖年景丰裕，人工忙促，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谚”。《红楼梦》写节庆的笔墨不少，而着力写年事却只有一回，第53回里，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，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。曹雪芹写道：“当下已是腊月，离年日近，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”。“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，着人打扫，收拾供器请神主；又打扫上屋，以备悬供遗真影像。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，皆是忙忙碌碌。”“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，各色齐备，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，新油了桃符，焕然一新”。真如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，把一个诗礼簪缨之族、钟鸣鼎食之家的繁华气派写得活色生香。而《儒林外史》第21回，写卜老爹一家过年祭祖的情形，则简单多了。“不觉已是除夕。卜老一家过年，儿子媳妇房中，都有酒席，炭火。卜老先送了几斤炭，叫牛浦在房里生起火来；又送了一桌酒菜，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。新年初一日，叫他到坟上烧纸钱去。”可见平民百姓过年的朴素家常了。

在我的家乡河北乡下，过年则是另一番热闹。一进腊月，年味儿就一天浓似一天了。大人们忙年，小孩子们盼年。心心念念，都是跟年有关的。腊月里，数九寒天，正是一年最冷的时节。人们却不怕，忙得热气腾腾，越冷越精神似的。腊八粥是要吃的。红枣、花生、莲子、栗子加上各色米豆杂粮，香香浓浓煮一锅。吃不了还要泼在自家门前。过了腊月二十，就更忙了。民间有俗语念道：二十三，糖瓜粘。二十四，扫房子。二



□ 付秀莹

春到山河逐日深

十五，磨豆腐。二十六，去割肉。二十七，宰公鸡。二十八，把面发。二十九，蒸馒头。三十晚上熬一宿。大年初一扭一扭。朗朗上口，是繁忙欢快的喜庆气息。腊月二十三，又叫做小年。我们这地方，小年跟大年好有一比。这一天，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。吃糖瓜的意思，是要他上天言好事，不搬弄人间是非。扫房子、磨豆腐、割肉、宰鸡，大都是父亲的事情。我记得，早晨醒来，满屋子新鲜豆腐的清香，却不知父亲又是一夜未曾合眼。红冠子大公鸡是要过年上供的。煮肉、灌香肠、煎豆腐、炸丸子、蒸年糕、蒸馒头，则是母亲最拿手的了。年糕暗示着年年高升，讨个口彩。必得是自家种的黄米，黏糯香软，非江米可比。一锅一锅当年新麦蒸出的大馒头，白白胖胖，统统点上大红的胭脂，又喜庆，又好看，是富足太平的意思。

大年三十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包

饺子。在河北乡下，饺子是最隆重的待客礼遇了。大年三十吃饺子，大年初一吃饺子，横着饺子竖着饺子，饺子是过年的主角。没有这主角，大戏就开不了场。正宗的饺子是猪肉白菜馅儿。大约是因为，白菜是北方的看家菜。以便宜，易得，为百姓喜爱。除夕夜，小孩子守岁。看春晚、放鞭炮、洗头净脸，新衣新帽就在枕边放着。说话也要格外当心，不说完了少了，要说好了多了。假若不小心打碎了盘盏，大人们赶紧过来，念一句（碎碎）岁岁平安。屋里屋外都亮着灯火，照着火红的春联，冷风中簌簌颤动的喜庆。门神早贴好了，钟馗捉鬼，是看家护院的意思。香炉里点着香烛，母亲不时去照看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祈祷着家人四时平安，新年吉顺。院子早扫净了，清水浚街，被冻上薄薄的一层冰，走上去向小心翼翼。倘若是下了大雪，就更好了。大雪纷飞，给乡村的冬夜平添了别样的

气息，湿润的、喜悦的、祥瑞的——在乡下，谁不知道瑞雪兆丰年的意思呢。大雪令乡下的春节更像春节了。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是新春的捷报吧，是大地的情书吧，亦或者，是冬天的一种魔术，换得腊尽春回，万物花开。陆游在《除夜雪》里写道：“北风吹雪四更初，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何等优游岁月闲雅光景。

大年初一一早起来，男人们要去新节。家族中成家立业的男丁，去给族里老人磕头。往往是，院子里一声喊，大爷二爷叔叔伯伯，齐刷刷就跪下去，黑压压一片，甚是庄严壮观。新节回来，饺子已经煮好了。一家人团团围坐，吃饺子。有人哎呀一声，把咬到嘴里的一枚钱币扔到桌上，当啷一响，众人就都笑了，连连说，好福气好福气。吃罢饺子，要去故人坟上烧纸。族里的弟兄子侄们一起，带着鞭炮香烛，果木鲜物，扛着洒扫工

具，给故去的亲人添土添岁。冬日的田野苍茫寥廓，长风浩荡吹过，鞭炮的硫磺混合着寒霜打湿的泥土味道，悲凉里竟有隐隐的欢欣，是悲欣交集的意思。乡里风俗，女子是不得上坟的。此时，她们梳妆打扮，粉白脂红，相约着去看人家的新媳妇。院子里是厚厚一层鞭炮碎屑，梅花点点，煞是好看。屋子里呢，也是满地瓜子皮花生壳——当天不许清扫，怕把福气扫走了。小孩子们最是开心，兜里是压岁钱，瓜子糖果，满满当当。他们尖声呼喊着，在大街上跑来跑去，嘴里哈着白气，脸蛋冻得鲜红，也不怕冷。

正月初二，是出阁的女儿回门的日子，须大摆筵席，丈人门上，女婿是娇客，怠慢不得。初三呢，当地风俗，生米不下锅。初四不碰针黹。初五又叫做五穷日。一大早，人们便开始放鞭炮，说是崩穷。鞭炮越响，越是吉祥，把穷都给崩跑了，余下一年

的富贵闲适。正月里，是走亲戚待客的时节。正如《红楼梦》里所写，“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，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，亲友络绎不绝”。正月初十，民间传说是老鼠嫁女的日子。据说，更静人静，耳朵贴着石磨的孔眼，能听见老鼠嫁女的锣鼓笙箫。我们年年踩着石磨听，可惜一回也没听到。正月十五，就是元宵节了。元宵节又叫做上元节、元夕或者灯节，是正月里最后一个重要节日。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有言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写尽了元宵夜的花团锦簇。我们这地方，县城里扎彩灯，村镇上唱大戏。七大姑八大姨，阖家老小团聚。这一天，人们尽情欢娱游乐，至晚方歇。他们知道，过了元宵节，年就算过完了。

春打六九头。这个时节，早已打过春了。地气开始蒸腾，陌上杨柳枝条也渐渐柔软了。风依然冷冽，却隐约含了春的消息。

这么多年了，从故乡到京城，从陌上到他乡，一条路越走越远。每到年关，我却总是念起故乡，念起故乡的春节，故乡春节的种种。岁月流徙，而时光如新。想起宋人的诗句：“天地风霜尽，乾坤气象和。历添新岁月，春满旧山河。”



山川不改旧百年一俯仰

苏轼《守岁》赏析

□ 韩希明

北宋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当时25岁的苏轼写了一首《守岁》，如今成为了网红诗：

欲知垂尽岁，有似赴壑蛇。修鳞半已没，去意谁能遮。况欲系其尾，虽知知奈何。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。晨鸡且勿鸣，更鼓畏添挝。坐久灯花落，起看北斗斜。明年岂无年，心事恐蹉跎。努力尽今夕，少年犹可夸。

苏轼的《守岁》是组诗中的一首。这年岁末，苏轼在陕西凤翔判官任上，不能与父亲、弟弟一起过年，于是写了这一组三首诗《馈岁》《别岁》《守岁》，还特别说明：“岁晚相与馈问，为‘馈岁’；酒食相邀，呼为‘别岁’；至除夜，达旦不眠，为守岁，蜀之风俗如是。余官于岐下，岁暮思归而不可得，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。”所谓“馈岁”，指人们互相馈赠。一年的农事，离不开互相帮助，此时，早已大功告成，终年劳苦，到年末终于稍稍有了闲暇，春节过后又要开始辛苦劳作，所以赶紧抓住这点空闲时间串串门儿，互相送点礼物表表心意，否则又要留下一年的遗憾。苏轼描写道，有钱人的馈赠竭尽奢靡，穷人家则是又春又磨，把口粮分一点出来送给至亲好友。除夕这一天还要祭祖，拜过祖宗之后，人们享用酒饭，晚

辈向长辈拜年，称之为“别岁”“辞岁”。彻夜不眠，以待天明，此为“守岁”。

苏轼的《守岁》写的是除夕习俗。除夕，是农历腊月最后一天的夜晚，与“新春”“元日”（正月初一）首尾相连，所以说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又称“除夜”，字面的意思是除去一年中的最后一夜，迎来新的一年，与一年中的其他夜晚区分开来，后来，也泛指农历一年中的最后一天。

除夕是一年、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说是“月穷岁尽之时”；这一夜，没有月亮，又往往是一年中最低的时段，在这样一个黑暗至极、寒冷至极的时间点上，人们有着对未知前景的恐惧担忧，更有着对新一年新生活的无比憧憬，这是一个除旧布新、驱邪祈福的日子。“除”是“逐除”之意。正如《吕氏春秋·季冬》曰：“岁前一日，击鼓驱疫疠之鬼”描摹的那样，2000多年前，在新旧交替之际，人们用模拟雷霆的鼓声驱除内心的恐惧，鼓舞生活的勇气，用彻夜守候，百倍警惕准备迎击危害人类的邪魔。西晋周处的《风土志》记载的除夕习俗，“守岁”不再是像站岗放哨那样的严阵以待，已经比较轻松愉快了。到了唐代，我们读到初唐诗人杜审言的《守岁侍宴应制》：“季冬除夜接新年，帝王子孙捧御宴”，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：灯烛照亮夜空，笙箫歌舞通宵达旦，达官贵人们守岁，灯红酒绿，笑语喧哗。杜甫的《杜位宅守岁》也说：“守岁阿戎家，椒盘已颂花”，表明吃喝玩乐守岁已经成为一种习俗。到宋代，守岁已是全民狂欢的节日事象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是夜禁中爆竹山呼，声闻于外。市庶之家，围炉团座，达旦不寐，谓之‘守岁’。”人们也举行各种活动祈福，“祷告些儿，也都不是，求名求利”（孙惟信《水龙吟》）；“老嫗当前再三祝，只要我家长富足”（范成大《打灰堆词》）。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载：“痴儿騃女，多达旦不寐。俗语云，‘守岁爷长命，守岁娘长命’。”

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，除夕驱除疫鬼的宗教色彩渐渐褪色，有识之士更注重除夕夜其他文化内涵，比如重视亲情。一般人的守岁，是一次举家玩乐活动，亲人团聚，大放爆竹，彻夜聚饮，孩子们更是难得的自由，可以不睡觉放开玩儿。这一夜如果不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共度，就太遗憾了，千愁万恨涌出笔端。苏轼的《别岁》开头就写了朋友离去，依依惜别。

从除夕“守岁”想到时光易逝，苏轼并不是第一人。唐代卢全《守岁》云：“去年留不住，年来也任他。当垆一榼酒，争奈两年何。”有眷恋，有期盼，更多的只是无奈。宋代朱淑真《新春》云：“聊把新诗记风景，休嗟万事

转头空。”振作则振作矣，却还是没有落到实处。

我们来读苏轼的《守岁》。“欲知垂尽岁，有似赴壑蛇。修鳞半已没，去意谁能遮？况欲系其尾，虽勤知奈何。”苏轼将快要辞别的这一年，比喻为向深远的山沟游去的蛇。长长的蛇身已经有一半看不见了，谁还能留得住要离去的心思。就是守岁一夜不睡，算得上是勤快的了吧，可是，就像用绳子系住蛇尾巴想留住已经离开的蛇一样，再使劲也拴不住的。读到这里，对于岁月易逝，感觉苏轼也是无可奈何，于是，守岁，也是无可无不可的。

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。晨鸡且勿唱，更鼓畏添挝。坐久灯烬落，起看北斗斜。”这几句画出了守岁的图景。守岁的时候，孩子明明困极了，还强撑着不睡，欢声笑语的，很热闹。守岁的大人，却担心时间过得太快，希望报晓的公鸡不要急着啼叫，不愿意听到报更的钟鼓一遍接着一遍敲响。是坐得太久了吗？灯花都落了，起身推门看天，北斗星已经斜斜挂在夜空，天，还是要亮了。

“明年岂无年？心事恐蹉跎。努力尽今夕，少年犹可夸。”今夜熬到了天亮，不是说明天就没有年关、没有除夕、没有时间做事了，只是担心放任了自己，就会虚度光阴；认识到了光阴易逝，那就从今天夜里珍惜时间，守岁到除夕尽头，这样的年轻岁月才值得以后称说。读到这里，我们应该明白，苏轼的除夕夜守岁，一定不是饮酒作乐！

贯穿这首诗的主题，是珍惜时间，其实，这层意思在苏轼的《别岁》里就体现了：朋友今天一别，还能再相逢，可是时光一去不复返。它无影无踪，去了哪里？原来是追逐江水奔向了大海。正当我为岁月匆匆而逝伤感的时候，新的一年又要跟人告别了。那么，既然是光阴逝去，就不要总是追怀往事，为往事而忧伤。到《守岁》，苏轼更强调了要从今夜做起，要坚持到底。

平常的日子，一天过去，太阳落下，明天又升起，时光流逝激发的情感波澜很快就能恢复平静。唯有除夕夜，一夜过去就是明年，站在年岁交替的时节节点上，白驹过隙的感觉，对人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。作为对苏轼《守岁》的呼应，杨蟠《除夕次东坡守岁韵》末尾两句激励着后人：“初心自慷慨，白首还蹉跎。寄语少年子，虽强不足夸。”守岁到天明，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在喜气洋洋的新春清晨，开启奋进模式，再出发！

中華詩詞



吴昌硕喜欢玉兰花，玉兰虽花期短暂，只有十天左右，但色如美玉，香比幽兰。早春时节，乍暖还寒中，玉兰已独自绽放在高林半空中，无需绿叶陪衬，一树繁花，朵朵向上，青白片片，传递出春光之骀荡和生命的欢喜。

吴昌硕画过多幅玉兰图，那幅赠师友杨岷的墨笔玉兰尤为精彩。画左是玉兰，右上角是题款，虚实相生，互相依傍。玉兰树的主干自左侧底部向上，一笔落成，线条苍劲有力，另外两枝则从右下角向左侧斜上，和主干穿插交叉，呈对角斜斜之势，又似蛟龙盘柱；花朵以圈花法画出，花瓣形似鲜桃，饱满上翘。吴昌硕善以篆篆之法画花卉山石，虽此画的尺幅并不大，但仍体现出他追求的“奔放处不离法度，精微处照顾气魄”的笔墨主张。

说起这幅画，还有一段故事。喜欢绘画的人都知道吴昌硕酷爱梅花，自称是“苦铁道人梅知己”，但他也喜爱玉兰，赏玉兰、画玉兰、咏玉兰，对冷艳、清逸的玉兰有深厚的感情。玉兰初开时，恰好杨岷院中种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，知道吴昌硕钟爱玉兰，一天清晨，杨岷趁着朝露折下一枝，亲自送到吴昌硕家中。吴昌硕十分欢喜，马上取来井水，用一只古缶养之。看着白如冬雪、一尘不染的玉兰花，闻着淡淡的幽香，吴昌硕随即铺纸开笔画了这幅玉兰图，并在题款中写下一首小诗“晨钟未报楼阁曙，墙头扶出玉兰树，南邻老翁侵晓起，持

一枝玉兰寄深情

□ 陆绍阳

赠一枝带晓露”，更表示“愿从日日花一游，一日看花三百度”，可见他当时内心的喜悦！

吴昌硕写过多首咏玉兰的诗作，比如写在春分月夜中，玉兰翩翩起舞的姿态“春风吹玉树，淡月抱素影。一曲按霓裳，清艳伴华省”，花影婆娑，映现于皎皎明月之中，好一个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的境界。还有描写玉树临风的样子“楼台四面月正中，皛皛玉树凌春风。照见素娥淡妆立，羽衣吹笛明光宫”，远看像无数身着素衣的美人，飘飘欲仙，自有一种光风霁月净化杂念的魅力。那首抒发花开时喜悦心情的诗作“春风湖上来，吹放幸夷花。人言此木笔，年年纪岁华”，让人读后更是如惠风扑面，岁岁年年，时光流逝，唯有它迎春、送春，多情不改年年色！

送玉兰给吴昌硕的杨岷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曾参佐军务，先后任盐运使、松江知府。杨岷是个大学问家，优游林下，潜心经学。杨岷善写擘窠大字，点画沉着，体势跌宕不羁，吴昌硕崇尚他的书风，尤其是他用写草书的方法写隶书，气势更显恢宏，吴昌硕评述它是“著笔欲飞，而古茂之气，溢于楮墨”。

杨岷为人耿直，不谐流俗，这种以孤松独柏做伴，孤峭傲世的品格强烈地吸引着吴昌硕。这恐怕是吴昌硕将杨岷视作自己师范对象的主要原因。吴昌硕39岁时移居苏州，第一件事就是租赁一处杨岷住处附近的房子，以便随时向他请益。吴昌硕几次表示愿列于其门下，而杨岷却非常谦逊，虽然他比吴昌硕年长25岁，但他执意不肯以师长自居，而愿以朋友相待。吴昌硕珍惜这份师友情，称自己为“寓庸斋老门生”，他常持所作诗文请杨岷批改，杨岷的文字造诣很深，他替吴昌硕修改过的诗句，每每使吴昌硕叹服。

当时的吴昌硕还没有驰名海上，但他在篆刻、书法、绘画上都表现出极高的造诣。能够理解他的艺术之人已是极少数，能道出他的艺术之精妙，又能够发现不足之处的人，更是凤毛麟角。杨岷的眼光独特，在他看来，吴昌硕的画已可与八大山人比肩，书法则胜于唐人李少温，诗歌又能独树一帜。但可贵的是他能够指出吴昌硕的弱点，比如有一次和他切磋诗文时，直言

吴昌硕的诗虽“神采迥异，但不入韵处太多”。而在另一封谈书法的信函中指出吴昌硕的篆书“有团结处，团结欠紧正是不拘束之流弊”，言辞恳切，没有丝毫迎合之意。像杨岷这样坦诚相待、敢于直言不讳的人，才算是诤友，才是对朋友高度负责的态度。遇到这样的师友实属三生有幸，所以吴昌硕尤其珍惜他和杨岷的关系。从吴昌硕的学艺经历看，不但从杨岷身上学，吴昌硕从俞樾那里学习到金石训诂及诗词的意蕴；从任伯年处学造型和取势，坚定了他“直以书法演画法”的信心；从蒲华处学到了画墨竹、山水时水墨淋漓、疏放洒脱的风姿。可见，除了天分，是虚心、好学成就了一代宗师！

但世事难料，1896年，杨岷去世，吴昌硕为失去一位知己而悲痛不已，时常怀念他，尤其是见到玉兰树，更是睹花思人，为之戚戚。1905年，杨岷已经离世9年，吴昌硕画好一幅水墨玉兰，旁边的妻儿连声叫好，吴昌硕却是一副落寞的表情，昔日和杨岷一起谈诗论画，畅快不拘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心头涌出“妻孥传观笑拍手，今日堂前光土缶”之句，不能再抵掌谈论了，只能遥向抒怀！而在另一幅玉兰册页中，他在题款中写道：“藐师作古已八易寒九易暑矣，书毕喟然”，真意出笔端，失去挚友的落寞与伤感，多年后依然无法释怀。

杨岷去世13年后，吴昌硕写下《题藐师遗像》一首：“显亭归去十三春，板屋吴洲失比邻。师说一篇陈历历，门生再拜舞蹁跹”，别绪茫茫，思情切切，跃然纸上！寒风中，街上空无一人，青石板路上泛着晨曦的幽光，一个穿着粗布棉服、满头蓬发的老者，手持一枝玉兰，急匆匆地穿过苏州城的巷道，去叩响另一扇门……想必这样的画面不止一次出现在吴昌硕的眼前，信手拈来花几许，从此暗香室中留！

